



100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李有年:自学造地雷的“民兵爆炸英雄”

□ 本报记者 温元元 搜集整理

地雷大王

1943年秋,驻守在岚县的日本鬼子又来“扫荡”。一天傍晚,120师侦察员配合李有年率领的十几个民兵,在通往敌人据点的大道上埋下310多颗地雷,上面撒上干土和羊粪,并在村里的路口、门口和门顶上或埋或挂了不少地雷,将群众及粮食、牲畜都转移了出去,只留下一个布有地雷阵的空村子。次日天刚亮,300多日军顺着公路向兴县方向扑来。说也怪,这次敌人出动,前面有工兵一路探雷,发现可疑的地方,就用石灰画上圆圈,结果,路上、门口划了许多白灰圈,连一个地雷也没响。鬼子兵惧怕进村吃亏,于是就直扑县城。

廿里铺村是兴(县)岚(县)公路上的咽喉,把好这一关口对防御敌人的突然袭击,保卫晋绥边区首脑机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县委及一区委给李有年和他带领的民兵们的任务是:负责瞭望、传递信息和地雷阻击来犯之敌。李有年把瞭望哨放到廿里铺,结果日军被李有年拉响的连环雷炸死炸伤27人。

此次反“扫荡”,地雷发挥了巨大威力。群众编了一首歌谣:“铁蛋蛋,石蛋蛋,当中有个圆眼眼,装上土炸药,安上爆火管,黄土封好口,拉线留外边,鬼子来‘扫荡’,送他上西天!”“地雷大王”的名号和他的事迹也从此在晋绥根据地传开了。这年冬天,李有年出席了晋绥边区群英会,被誉为“民兵爆炸英雄”,奖给他锦旗一面、“七九”步枪一支、子弹500发。

1945年9月,兴县600多名民兵组成远征参战团,编为一个大队分4个连,李有年担任一连指导员,跟随贺龙率领的120师开赴绥远(今内蒙),首战卓资山告捷。1946年初,120师359旅在绥远旗下营召开庆功大会,授予李有年“甲等参战模范”称号,奖给他一匹高头大马。1947年秋,全县组织800多名民兵由李有年任大队长,开赴陕西榆林参战。1948年8月,李有年又随西进参战团,跟贺炳炎军长一起开赴青海,投入了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参考文献:《晋绥风云人物》

土法造雷

集国难家仇于一身的李有年,把所有的心思和浑身的劲头都用在了消灭日寇和保家为国的伟大事业上。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武器弹药供应更为困难。李有年从对地雷一无所知,到后来的能造各种地雷,他花了很多工夫与心思。

土法制造地雷,主要是解决铁壳子、引信和炸药三个问题。为此,李有年翻山越岭往返几十里地,亲自跑到贺家圪台兵工厂(晋绥兵工厂)去学艺。回来后,又到铸锅的曲家沟村找上会倒锅、犁铧的孙浪儿师傅求助,并与窑掌柜协商,窑掌柜答应有年他们支付工钱做地雷和手榴弹的铁壳子。

李有年所在的一区武委会动员民众集资了13石小米作为基金,在曲家沟办起了军火合作社。经过多次试验,终于成功造出用于实战的地雷。他创造了连环拉雷、子母雷、滚雷等,还试制成功了石雷。

1944年10月,盘踞在岚县的日伪军1900多人分三路向兴县全境进犯,岚县至离石一带的日伪军2000人也经临县白文镇侵入兴县,做垂死挣扎。这次,从10月22日起历时半月内,敌人遭到八路军、游击队400余次袭击,335颗地雷爆炸,死伤1500余人,残部日军个个如同惊弓之鸟,一打就退,最后于11月7日从兴县向外县逃窜。

苦难经历

1919年,李有年出生在兴县廿里铺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1岁就给地主家放羊,一家人过着食不饱肚、衣不遮体的生活。1937年,陕北红军东征,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为了阻止红军北上,指使驻扎在兴县的71师到处抓壮丁,扩充兵力。本村地主王老六以抵他90块白洋的“阎王债”为借口,硬把李有年“卖去”替他儿子当了兵。不久,当新兵被带到岢岚时,李有年逃了回来。

中共地下党员刘候仁将李有年收留在自己开办的香坊里做帮工。在其教育影响下,有年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从而有了正确的追求。1939年,经刘候仁介绍,李有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即派往兴县红月村参加八路军举办的民兵训练班,受训两个月回村后,李有年成了廿里铺行政村的第一任民兵中队长。1941年9月,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军又来“扫荡”,路经廿里铺村。李有年的父亲被日军一枪打死。此次日军仅在廿里铺就烧毁房屋30多间,杀害没有外出躲避的百姓13人。

刘兴邦:穿梭在临南各地的通讯员

□ 本报记者 木二东 搜集整理

1940年抗日根据地政权成立后,因抗战需要,临县分为临县、临南两县。临南县马蕊坡村的刘兴邦被选拔为县政府通讯员。选拔为通讯员后,刘兴邦充分发挥了自己行动敏捷、办事干练的特点,经常穿梭在临南各地,送公文、传报告,搞联络,干得十分出色。

1941年到1942年,在日军使出“治安强化”“分割蚕食”的手段下,临南县境内抗日形势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为了遏制敌人的嚣张气焰,减轻人民的灾难,临南县根据晋绥三地委和三军分区指示,成立武装工作队。刘兴邦作为县政府工作人员,首批加入武工队,并被派驻东部的曹家山区公所。

马蕊坡村地处寺圪塔和汉高山之间,是南北据点敌人往来调动的必经之处。在马蕊坡村长大的刘兴邦,对这里人惯马熟,地形熟悉,于是武工队领导安排他主要负责这一带的除奸反特工作。他多次率领武工队员与马蕊坡村周围的民兵到离石方向通往临县的公路咽喉要道壕子焉破坏公路

和电话线。

马蕊坡一带的抗日活动,令敌人既胆战心惊又恨之人骨。刘兴邦的行为也引起日伪军的注意,千方百计想拔去这个眼中钉。

1944年,农历四月初八,天阴沉沉的,盘踞在寺圪塔日伪军制定蓄谋已久的定点清剿计划,把当地的几个汉奸全部纠集上,出动了大量人马,一大早就朝马蕊坡方向扑来。

这时,刘兴邦领着另一名后大禹村的武工队员刘福厚,正好在马蕊坡村宣传,动员群众对日反击。当知道日寇大举进犯的消息后,他俩马上组织村民向村外隐蔽分散,最后一小部分老弱妇幼在他们的护送下刚向村边的山沟跑去,敌人就合围上来。刺耳的枪声此起彼伏,人群中一位老人的脸颊和一个妇女的前额被子弹击中,鲜血直流。很快鬼子扑了上来,把人们赶到村前的一片空地上,追问“武工队在哪?民兵在哪?村上的人都去哪儿了?”

在场村民一个个眼冒火星,无人吭

声。这时,附近柳树焉村的一个汉奸认出了刘兴邦和刘福厚,鬼子从人群中把刘兴邦和刘福厚拉出去五花大绑,声嘶力竭的问道:“你们就是武工队员,你们的其他队员现在在哪儿?”刘兴邦怒目圆瞪,厉声回答:“不知道!”刘福厚咬牙紧咬一语不发。鬼子把他俩围在中间,又用枪托戳,又用皮鞭抽,推来搡去把他俩身上的衣服扯得一丝不挂,但丝毫撬不开他们的口。日寇对他们逼供无果后,找来一根木椽,把抢来的东西捆成一包,强逼赤身裸体的刘兴邦、刘福厚抬着,押解着向寺圪塔方向走去。

日寇在马蕊坡村到沙家焉村十华里的山路上,对刘兴邦、刘福厚百般折磨,当到达沙家焉村时俩人已是伤痕累累、体无完肤了。两人在长时间的愤恨、忍受中把自己嘴唇都咬的血肉模糊。

沙家焉村中有一段比较平缓的山焉,焉南是一道深达几十丈的断壁沟崖。日伪军到了这里突然停了下来,几个鬼子和汉奸把

刘兴邦、刘福厚拉到沟崖边上,一个手提弯刀的日本鬼子龇牙咧嘴的凑到刘兴邦面前狂叫道:“要活命,就赶快供出你们知道的共产党员、武工队员,再不开口立即处死!”

“呸!”刘兴邦一口带着鲜血的唾沫狠狠的吐到鬼子的脸上。鬼子恼羞成怒,揣着长枪一拥而上,用罪恶的刺刀刺向刘兴邦、刘福厚的胸膛、肚子、全身,然后又疯狂地掀下深沟,就这样,刘兴邦、刘福厚被日寇残忍地杀害了。

参考文献:《晋绥风云人物》《热血晋绥》



红色记忆

吕梁故事